

# 沒有武器的戰爭

(六幕舞台劇)

主題：激勵發奮自強的愛國情操

舞台劇劇本第三名 廖韻芳



廖韻芳

民國四十五年三月十八日生

台灣省雲林縣人

東海大學中文系畢業

現職／

私立東南中學教師

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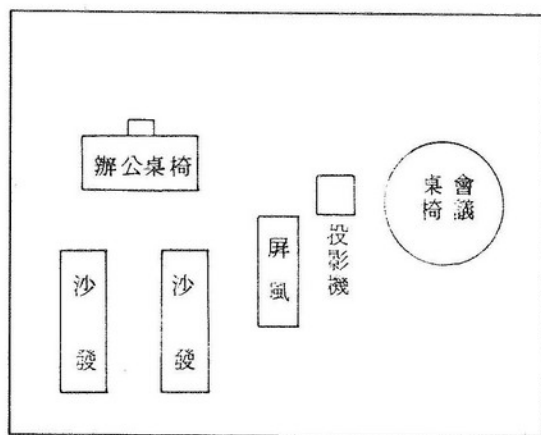
小說：沒有武器的戰爭、白鴿之死、變奏的驪歌等。

## 劇情大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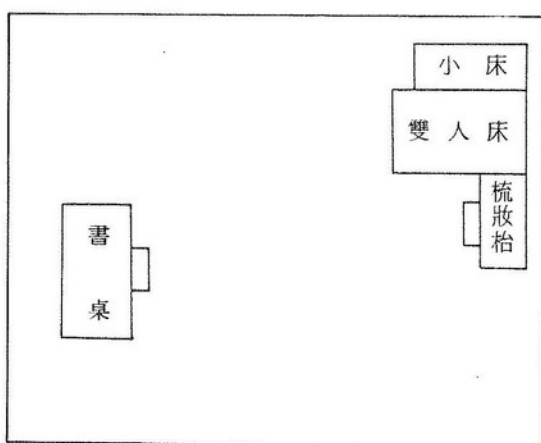
戴良為留美博士，返國為經濟部自動化工作服務，正好屆滿一年。經濟部正和日本商談日本來臺投資大汽車廠方案，戴良為主要談判代表。就在談判最艱苦時，戴良妻允雯攜子小中返國，允雯要求戴良隨她回美國，以求小中有較好的教育環境。戴良帶允雯及小中回老家田尾渡假，目睹這個小鄉鎮在政府輔導下，有很好的發展與進步。大哥戴笙為中學校長，力勸戴良等人留下，為國家效力。中日談判破裂，戴良答應允雯同至美國，幸好友陳達彥趕來，慷慨陳詞，並安排一行人至學校參觀。允雯深入了解國內的教育已朝德、智、體、群、美五育並重發展，決定留在國內，與戴良同為注入新觀念而努力。

# 舞台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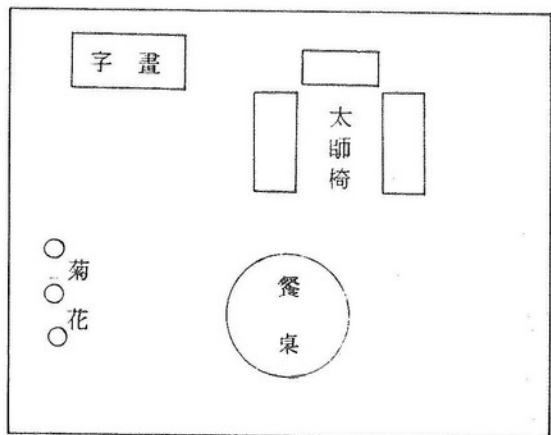
(一) 第一、五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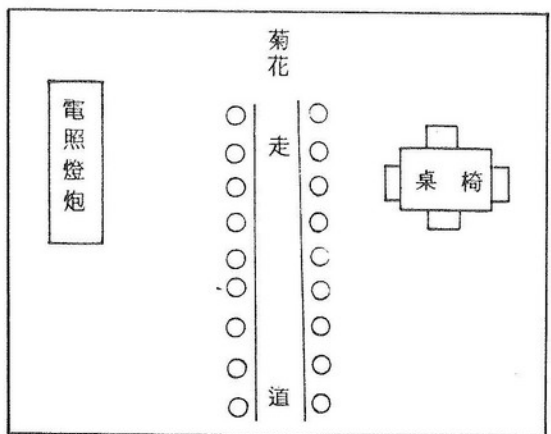
(二) 第二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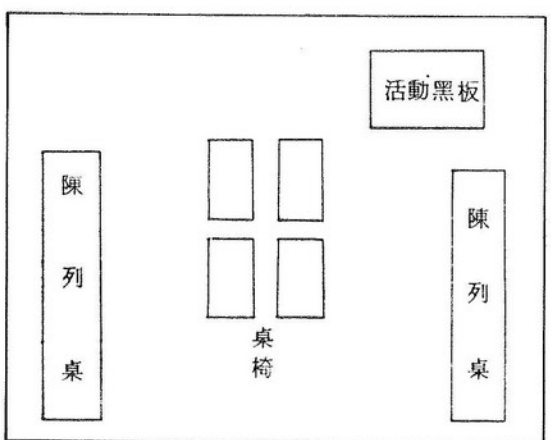
(三) 第三幕



(四) 第四幕



(五) 第六幕



## 時間

民國七十四年

## 地點

台北（一、二、五、六幕）

田尾（三、四幕）

## 人物

- 戴良：三十五、六歲，留美博士，返國為經濟部自動化工作服務，正好屆滿一年，為幹練又堅持原則的年輕才俊。
- 允雯：戴良妻，留美的教育碩士，能幹好強，約三十四歲。
- 小傑：六歲，戴良與允雯的兒子，從小生長在美國，不大會說國語。
- 陳達彥：戴良最要好的同學，年紀與戴良相近。滿腔的愛國熱忱，任職軍中的研究單位。
- 戴笙：戴良的大哥，五十幾歲，明理而有抱負，為小鎮上的中學校長。
- 月如：戴笙妻，典型的賢妻良母。
- 文信：戴笙的兒子，二十三、四歲，高農畢業，經營花園。
- 文玉：戴笙的女兒，二十歲左右。
- 老陳：男，戴良同學，五十幾歲，直率。
- 林熙：文信的好朋友，具美術才華，任教小學。
- 林佳慶：留美博士，男，與戴良年紀相當，青年才俊。
- 校長：女，五十幾歲，慈祥和藹，有教育家風範。
- 次長：將近六十歲，有官場的圓融及氣魄。
- 石秘書：戴良的秘書，週到細心，女。
- 記者：年約三十，男，充滿幹勁。 學生甲、乙。

## 第一幕

景：以屏風分隔內外，裏面是會場的佈置，圓形的會議桌上放置鮮花，桌旁架有投影機，桌上散置資料。門外有長沙發，另有戴良的辦公桌椅。

（幕啓時，戴良正伏案整理資料，望一望手錶，收拾卷宗，石秘書上）

石：經理早，馬上就要開會了。

（戴點頭，回身找一份資料）

戴：今天的時間怎麼安排？

石：（語調急促）八點半部內會議，十點和日方談判，三點雜誌訪問，傍晚可能有臨時記者會，喔！對了，夫人的飛機下午到，您接？還是我接？

（戴良暗自皺眉，猶豫一下）

戴：妳去接吧！

石：夫人會不會生氣？

戴：生氣也沒辦法呀！今天的會是場硬仗，根本抽不了身。這樣吧！替她撥個電話給我。

（石微笑點頭，取出牛奶）

石：要不要蛋糕？

（戴搖頭，抓起牛奶，一口喝光，肚子「咕嚕！咕嚕！」作響。戴回頭在桌上翻找）

戴：征露丸呢？

石：老吃成藥會出毛病的。

（戴翻找不著，石由抽屜出，戴狠狠吞下一大把。）

戴：嗯！舒服多了。

石：我約一下中心診所，您最好做個徹底的檢查。

（戴夾起卷宗，快步走出）

戴：你排吧！那有看病的時間？

（次長、林佳慶、老陳……等上，戴迎他們到圓桌入座，略作寒暄，次長起身主持會議）

次：今天會議的主題有兩項——外銷比例和自製率。這一直是我們和日方談不攏的瓶頸，如果談成就合作，談不成就要擱置。我想大家先交換一下資料，戴博士！請。

(次長伸手請戴良發言，坐下。戴良起身，取出早就繪好的圖表，置於投影機。) 戴：由這份企劃書看來，所謂技術轉移根本只昨一個幌子。二十年對我們來說太慢了，還不如找歐美的大廠商合作。

(林佳慶舉手，起身時，推一推精緻的金邊眼鏡，白哲的臉上帶著精明)

林：問題是這個方案已經進行一年多，如果從頭作起，浪費的時間、精力都難以估計。而且，這一年來地點也勘察了，人選也決定了，再加上輿論界大張旗鼓宣傳，如果貿然擱置，恐怕會得不償失。

戴：我覺得資本額太龐大了，如果不談妥外銷，背負的利息會拖垮一切，壓根兒就沒有賺錢的機會。

林：(轉向次長，加強語氣)設廠的目的並不在賺錢，是要提昇我國的重工業，次長！這是中央的決定呀！

次：對！如果不及早作提昇工業層次的準備，我們很快會被韓國、新加坡趕過，現在連大陸都不能忽視了。

林：(望一眼戴)我主張簽約，不要只圖謀眼前的利益。

(戴壓不住反感，口氣不自覺加重)

戴：我完全同意林博士的看法：不要圖謀眼前的利益，如果勉強簽約，惡果可能十年、二十年才看得出來。雖然盈餘不是首要目標，可是，中國有句老話：賠本的生意沒人做。

(次長笑了起來，其他的人也陪著乾笑，會場氣氛有些尷尬)

次：今天的會談，我們仍舊堅守這兩項原則，請各位在十時準時參加和日方的會議，散會。

(眾人退，僅留老陳和戴良。)

陳：還是您的見解高，那些小日本人，哼！吃人都不吐骨頭。

戴：(苦笑)誰說日本人小？您看：在七國高峯會議上，中曾根康弘昂首闊步，和雷根並行，儼然是個「亞洲代言人」。在談判桌上，他們更是咄咄逼人，毫不退讓。

陳：反正咱們佔個理字，也用不著怕他。

(戴良點頭，轉身交代石秘書)

戴：內人就拜託妳招呼了。

(石點頭，戴良與老陳同下，石下，燈暗。燈亮，會議室外，允雯、小傑及石秘書上)

允：石小姐！這個會要開到幾點？

石：(望一望錶)早上十點就開始了，本來預計中午結束的，沒想到搞得天都黑啦！

允：他們都不吃飯的嗎？

石：有時候是麵包、便當的，就在會議桌上解決，真忙起來，戴博士乾脆就不吃了。

(允蹙皺眉，拉著小傑在沙發上坐下)

允：那怎麼行？三餐不定時，會把腸胃搞垮的。

石：最近戴博士常拉肚子，我勸他去看病，他老說浪時間，請您勸一勸他？

（允望一眼石，眼光中感激夾著懷疑）

允：他在信中曾提起妳，說妳很細心，叫我不必耽心他的生活起居。可是，我是他的太太，分居兩地，怎麼能放得下心？這次回來，無論如何要叫他和我回美國，那麼好的工作他不要，偏要苦哈哈待在國內，唉！真是搞不懂。

（石秘書謹慎傾聽，偶而應兩聲表示附和，骨子裏却不以為然）

石：戴博士為國內帶回來很多新觀念，大家都佩服他呢！

允：他呀！一天到晚談自己的理想，把我和小傑留在國外……

（小傑坐得不耐煩，突然站起來扯允雯的衣服）

傑：Mummy！ I am hungry.

允：O.K！ O.K！ Wait a Minute.

石：我先去買點東西給您吃。

允：謝謝！太麻煩您了。

石：不客氣！您稍等一會兒。

（石走出門外，戴良正好快步由外入，石很高興）

石：戴博士！夫人在辦公室等您。（轉身去收拾會議室）

（戴欣喜，急步入辦公室，望見允雯和小傑，一把將小傑抱起，在原地轉了兩圈。）

戴：好小子！比照片上還壯呢！

（戴良轉向允雯，充滿歉意）

戴：抱歉！今天的會很重要，沒辦法去接妳。

允：算了！誰叫我嫁個<三口，見到你可真榮幸，我還以為得掛號呢！

（戴良笑笑，幫允雯順一順頭髮）

戴：一年沒見了，妳說話還是不饒人，累不累？

允：唉！好久沒受這種罪了，腰酸背痛的。

戴：先去吃飯，再好好休息吧！

（小傑樂得拍手大叫）

傑：Good！ Chinese food.

戴：（皺眉）你還是不會說國語？唉！過兩天回南部，怎麼和伯父溝通？

允：孩子的學習能力最快，怕什麼？

（三人同出，遇上收拾好東西的石秘書）

石：會議的結果怎樣？

戴：（搖頭）我們把企劃書的內容逐條逐項過濾，日方代表守得滴水不漏，一點進展都沒有。

石：看樣子有硬仗要打。

允：一道去吃飯吧！

石：謝謝！我待會兒還有約會。

（石取出鑰匙）

石：旅館已經訂好了，挺安靜的。

（戴接過鑰匙，招呼允雯及小傑）

戴：走吧！小傑一定餓壞了。

（四人同下，幕落）

## 第二幕

時：緊接著第一幕。

景：旅館的房間——雙人床外，另外加了一張小床，床前有梳妝檯，另有一張書桌。

（幕起時，允雯拿出面霜，仔仔細細在臉上塗勻，再用指尖輕輕順圓圈按摩，搞的一張臉白糊糊的。）

（戴良趴在桌前研究會議資料，小傑拿著一張菜單，坐在戴良桌旁的地板上，念念有辭）

傑：心……菜心……爸，什麼菜心嘛！

戴：干貝菜心，小傑最愛吃了。

傑：I see, 心，魚……

（望著魚字，疑惑得搖搖頭，看看戴良，戴良還是埋首在桌前，小傑爬起來，走向允雯）

傑：Mummy! What's this?

（允雯臉上白膜繃得緊緊，不能開口，只能指著戴良，臉上全是不耐煩）

（小傑又走回戴良身邊，戴良擡起頭來，一眼望見允雯，忍不住笑了起來。）

戴：妳怎麼也塗牆啊？



(允雯慢慢條斯理把臉上的白膜撕下)

允：沒辦法呀！聽說臺灣的女孩年輕又漂亮，我可不想連爭的本錢都沒有。

(戴良搖頭苦笑，拉過小傑，在會議記錄上指指點點)

戴：來！爸爸教你，這個字是中——中華民國，這是日——日本，中國就是我們的國家，知道嗎？

(允雯隨手收拾化妝檯上的東西)

允：你呀！才吃飽飯就談這些不消化的東西，好像他不認得中國字，全是我的錯。

(戴良沒答，只是親親小傑)

戴：早點睡吧！一定很累了。

(小傑點頭，往小床走去，允雯回頭瞧見)

允：等一等！另外給小傑開個房間。

戴：這……他習慣嗎？

允：當然啦！他一向都是自己睡的。Miss石也真奇怪，居然想到要加張小床，這是哪世紀的觀念啊？

戴：好了，她也是一番好意，妳如果不喜歡，另外幫小傑訂個房吧！

允：我帶他去。

(允雯帶小傑下，戴回到書桌前，繼續研究會議記錄，片刻後，允雯回)

戴：妳瞧瞧這個外銷數量，簡直是存心坑人。

(允雯坐到床沿，口氣透著不在乎)

允：這有什麼好氣？賺不賺錢又不是你一個人的事？

(戴良擡頭，眼神失望夾著無奈)

戴：妳還是老樣子——見面就是擡槓。從前妳說公司不是我的，勸我別太賣命，現在我是為國家做事，總不能說

國家也不是我的吧！

(允雯看出戴良生氣，口氣轉為愛嬌溫柔)

允：何必拿國家的大帽子壓人嘛！我還不是就心你身體吃不消，Miss石說你天天熬夜，我當然心疼啦！而且，

我才剛下飛機，你就說什麼會議啦！外銷數量啦！多沒有情調。

(允雯一面說，一面取出按摩霜輕輕壓壓眼角，戴良起身，走到允雯身邊)

戴：對不起！可能是我的壓力太重了。

(允雯淺淺一笑，戴良望著她，好似要捕捉住什麼)

戴：達彥常說：妳這個笑容最美，那一年，妳留一頭披肩長髮，記得嗎？十兄弟說要共同創業，辦個學校讓你當

長，你就把頭髮往上盤起來，說：這樣才有校長的威嚴。

（允雯拉一拉短髮）

允：出國那年就剪的，好快！都已經十幾年啦！對了！十兄弟知道我回來嗎？達彥好不好？

戴：唉！十個出去了六個，要重聚在一塊兒，恐怕得下輩子吧！達彥還是在中山研究院，前些日子來找我，談起自製飛機的種種困難，我們都感慨萬千。

允：怎麼說？你回來這一年，還是沒什麼進步？

（戴良歎口氣，指一指桌上的書）

戴：自動化的個案是做了不少，可是，一個人的能力畢竟有限，一年的時間又太短。臺灣老是停留在加工階段，什麼零件都得靠國外，那就得處處仰仗別人的鼻息，再不想辦法讓工業升級，連亞洲四小龍都保不住了。

允：事情沒有辦完，我知道你捨不得走。可是，當初達彥來遊說我，他告訴我：有一回我們向歐洲買空中巴士，孫院長說：這是用多少把傘、多少雙鞋換來的。我被他的話感動，才答應你回來一年。公司保留職務的期限已經到了，你再不回去，在美國的十年根抵全部泡湯，你想想看：值得嗎？

（戴良苦笑，伸手想要取煙，允雯不准）

允：心情苦悶的人才抽煙，你剛才說自己壓力太重，上一封信你也抱怨變：說什麼推展自動化不容易，常常一趟、兩趟、三趟地跑，觀念的溝通比打仗還累，我真搞不懂你，既然是吃力不討好，為什麼不再出去？在美國只要工作五天，待遇又好……

（戴良搖頭打斷允雯）

戴：你不覺得在那裏沒有根嗎？當一個科技公司的基層主管，不斷被榨出腦力，除了錢以外，什麼都沒有。回這裏就不一樣了，雖然又累又苦，却可以不斷追求創新，追求卓越，你知道嗎？看到一個工廠在我的策劃下成長，生產量提高，人力節省了，我就好高興。

（允雯本來是有一下沒一下梳著頭，猛然回頭說）

允：你只想滿足自己的成就感，為什麼不替我和小傑想一想？孩子在這個階段最需要爸爸……

（戴良激動得猛然站起，聲音高揚）

戴：我知道孩子和你都需要我，我又何嘗不需要你們？其實，我煩透了住旅館的日子。每天除了工作以外，就是看看電視，打打球，看到同年紀的孩子，就會想起：小傑現在在做什麼？允雯！半夜醒來，我常常想：什麼時候能佈置一個自己的家？

（允雯受不了指責，拿著梳子揮舞，狠狠搶白）

允：你要我回來？那……當初為什麼要出去？我覺得男人好自私，永遠要求女人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為了讓你

安心修完博士，我只拿到教育碩士，就進現在的機構工作，好不容易才掙到今天升個主管，你又要我放棄一切，跟你回來。男人可以求工作上的滿足，女人永遠就只能相夫教子嗎？再說小傑也該上小學了，國字沒懂幾個，回來豈不是活受罪？

戴：就因為他不懂中文，我才更希望他回來。我們都是中國人，他當然要受中國教育。

（允雯隨手取過桌上的報紙，指指點點給戴良看）

允：你沒看今天的報紙嗎？臺灣的升學壓力太重，家長都恨不得把孩子往國外送，弄得到處都是小留學生，真奇怪！你倒要把他送回來。

（戴良掠一眼標題）

戴：這些父母都是暴發戶，他們以為是對孩子好，其實是害了他。允雯！你是學教育的，應該知道怎麼選擇最正確呀！

（允雯緊緊握住梳子，却不發一言。戴良充滿期待看允雯，結果還是失望了。）

允：不是我不肯回來，我聽過太多國內孩子的故事，小傑在音樂方面很有天賦，我不希望他被升學主義扼殺。你看著辦吧！你如果贏得事業，可能就會失去我。

（允雯話未說完，便背轉身去抽泣，戴良心中不忍，輕輕扳過她，允雯兩眼紅腫，堅持不轉過身。）

戴：怎麼說這樣重的話？妳生氣啦？

（允雯背對戴良，聲音有很明顯的勉強。）

允：沒有。

戴：唉！妳這是何苦呢？反正每次起爭執，堅持的是妳，妥協的永遠是我，等開完這個會，一道回去就是啦！

（允雯回過頭，眼睛又大又亮）

允：你沒騙我？

（戴良攬過允雯）

戴：我會交待石秘書訂機票，累了一天，早點休息吧！過兩天有空，一塊兒回去看看大哥。

（允雯微笑，略帶撒嬌）

允：好啊！小傑長這麼大，還沒看過樹上的菓子呢！

## 第二幕

時：兩天後。

景：鄉下大戶人家的客廳——有太師椅、圓型的餐桌，牆上掛著簡單的字畫，屋隅有菊花。

(幕啓時，月如出，拿著抹布擦拭桌椅，不時擡頭向屋外張望。戴笙坐在太師椅上看報紙)  
月：文信！文信。

(戴笙擡頭，笑著搖頭)

笙：文信去接戴良了。

(月如自我解嘲地笑笑)

月：瞧我！真是老糊塗了，一高興起來，什麼都忘啦！文玉！文玉啊！

(文玉上)

玉：爸，媽。

月：去買幾瓶可樂，小叔今天回來呢！

笙：把我那罐上好的凍頂烏龍開了，買什麼可樂？

(月如向文玉揮揮手)

月：去！去！人家小傑剛從美國回來，還是喝可樂比較習慣。

玉：(調皮)爸最老古董了，媽！我走啦！

(文玉下)

(戴笙仔細研究報紙，歎口氣)

笙：唉！日本人可真難纏，你看，整整談了兩天，總算在外銷比例稍作一點退讓，自製率的問題，還說要回總公司面議，真是老狐狸。

月：那也好呀！會議擱延兩天，戴良才能回來看看。

笙：再這樣膠著下去，會議恐怕會破裂呢！

(月如揮一揮祖宗牌位上的灰塵)

月：聽說戴良的表現很好，有機會當副廠長，是不是啊？

(戴笙收起報紙，把桌面略加整理)

笙：當不當官倒是其次，對得起國家，對得起祖先才是最重要的。

(月如笑著點頭)

笙：我到路口去看看，怎麼還沒到？

(文玉疾奔而上)

玉：爸！媽！小叔回來了，哥的車子已經到啦！我去買汽水。

(三人同出迎接，文信陪著戴良、允雯、小傑上，文玉下)

允：幾年不見，這兒全都變了。

(允雯打量文信)

允：我還記得你最愛養鴿子，有一回追鴿子，還掉到池塘裏呢！

良：一眨眼都會開轎車了。

(文信抓抓腦袋，笙、月……等出，良、允迎上去。)

良：大哥！大嫂！

(允雯拉過小傑)

允：叫大伯！大伯母。

傑：大哥！大哥！

(戴笙大笑，引導眾人入)

笙：好！好！總算是見到小傑了，國語說得還不錯嘛！

良：哎呀！不行！不行！以前教給他的，全都忘光了。在餐廳叫他點菜，他就光認得「五菜一湯」的「一」字。

(眾人逗著小傑笑，小傑不服氣)

傑：(字正腔圓)干貝菜心、豆瓣鯉魚……

信：來！堂哥教你：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兒。

(小傑睜大雙眼)

傑：我會！I can! 吃葡萄……又……

(小傑抓著腦袋，接不下去)

笙：文信！不要胡鬧！教他一些正經的。

(文信雙腳猛力一靠，做個標準的敬禮姿勢)

信：是！父親大人。

(戴良面向文信)

良：我希望小傑能到處看看。

信：交給我啦！我保證讓他大開眼界，不過，就怕嬌嬌不放心。

允：怎麼跟我客套起來啦！小叔常誇你呢！

(戴良四處望望)

戴：最近還玩不玩鴿子？

信：早就不玩了，很多人拿鴿子來賭博，搞不好就傾家蕩產，我現在研究種菊花，爸，你沒告訴小叔嗎？

笙：待會兒你帶小叔去參觀你的花園，請他給你一些建議吧！

（文玉上，手裏提著汽水，林熙跟在後面。）

玉：哥，林熙來了。

月：這孩子怎麼沒大沒小，該叫林大哥的。

（戴良起身招呼，看看林熙有些面熟，却想不起來是誰。小傑在一旁纏上了文玉）

傑：Cola.

玉：來！姊帶你去喝可樂，可——樂——

（小傑重覆著可樂，隨文玉下。）

（戴笙請林熙入座，戴良打量著他，文信看出他的懷疑）

信：小叔！你不認得啦？他是我的死黨——林熙。

（戴良恍然大悟）

良：喔！就是最愛和你打架的……

（文信和林熙相視而笑）

信：還不是為了養鴿子，一天不打架就手癢。

良：我記得你以前黑黑壯壯的，現在變得這麼斯文，真是認不得了。

（林熙起身，對戴笙十分恭敬）

熙：這都得感謝校長的栽培。

允：（很有興趣）是怎麼回事？我好想知道。

信：對呀！媽媽是學教育的，林熙可是教育成功的最好例子，爸，你來講。

月：該由你來說，你才是爸爸從歧途上硬拉回來的。

（文信抓抓腦袋）

信：媽，好漢不提當年糗嘛！

（眾人看著文信而笑，戴笙換個姿勢，緩緩道出）

笙：那時候兩人同班，差點就被我退學。林熙！你現在也當老師，該知道那滋味不好受啦！

（林熙微笑，拿起桌上的茶，輕輕啜了一口）

熙：我這一生是老師賜給我的，我一輩子都報答不了。

月：你這麼說就見外了。你畫一手好畫，常常替學校爭光，我還記得全省美展優勝，是嗎？

熙：回想那段日子，真是糊里糊塗的。校長那時候當訓導主任，我却拖著文信到處閒逛，不是去偷挖地瓜、打女

生，就是儀容不整，反正是大過不犯，小過不斷。

笙：後來可就犯大錯了，你和文信去偷鴿子，叫人給逮個正著。

（戴良好似突然記起來往事）

良：我想起來了，那年我念大四，正在準備出國，寒假回來時，家裏多一個光頭的小男生，說是文信的好朋友，原來你就是……

笙：沒錯！就是他。偷竊是條大罪，在訓導會議上，全校都主張嚴懲林熙，對文信可以從輕發落。我心想：林熙從小沒有父親，媽媽，到處打零工，如果讓他退學，這個孩子就完啦！所以，我建議接他到家裏住一段時間，如果能改變，就既往不咎，如果不能改變，就連文信一道退學。

允：大哥！您這個決定需要很大勇氣呢！

月：是啊！好多老師都笑他傻。

笙：就算我傻好了，不試一試，我不甘心。

（戴笙望一眼林熙）

笙：事實證明：林熙整個改頭換面，拚了半年左右，終於考上師專的美勞科。

熙：要不是校長的苦心，我現在八成在扛水泥，頂多為戲院畫廣告吧！

笙：哪兒的話！這一切都得靠自己盡心。西方人不是說嗎？可以把驢牽到河邊，却不能強迫驢子喝水。

（允雯點頭稱是，文信為父親得意）

信：嬌嬌！我爸雖然受舊式教育，懂的教育理論不少呢！像小叔從小愛讀書，爸就送他到外地念高中、進大學，我不是讀書的料子，爸就叫我在鎮上念高農，他說路多得是，只看人怎麼走，這算不算因材施教呢？

（允雯有些慚愧）

允：大哥是前輩，我實在差得遠。

笙：你少聽文信胡說，來！先準備吃飯，回頭我還有事和你們商量。

（月如忙著上飯桌，大家都透來幫忙，在餐桌旁坐定。戴笙舉杯。）

笙：請！我們先歡迎允雯回來，咦？小傑呢？

（文信敬戴良、允雯）

信：我先乾為敬，我去找他們回來。

（眾人乾杯，文信下）

（月如忙著為允雯佈菜，戴笙望著戴良，語重心長）

笙：最近和日本談得怎麼樣？

(戴良沈思片刻，有些許猶豫)

良：他們是商場談判的高手，絲毫不肯讓步，實在不太樂觀。

熙：我們只是在報上得到訊息，我實在不太明白：為什麼要和日本合作？

良：主要是想得到他們的技術，刺激國內的工業發展。

熙：聽說歐美和我們作技術合作時，都比較能開誠佈公，日本人就比較……小氣？

月：小氣的人才能致富啊！你沒看他們復甦得多快，連美國都受到威脅。

(戴笙詫異得看著月如，半開玩笑)

笙：太太！沒想到妳也懂不少嘛！

(月如喝一口湯，慢條斯理)

月：你以為我只會燒飯、洗衣服嗎？對阿良的每一則消息，我是從來不曾放過。

(戴良感動，忙舉杯敬月如)

良：大嫂！我敬您。我想政府會做最好的選擇，不會讓人民失望的。

笙：你還年輕，要不怕吃苦，多盡點力，不像我年紀大了，常常在虛度光陰啊！

(戴良停住筷子，望向戴笙，眼神有很深的關切)

良：大哥！你怎麼會有這樣的感慨呢？我聽說您升任校長以後，學校有大幅度的改革，校譽也蒸蒸日上，大家對

學校的評語都很好，您的心血還是被肯定的。

(戴笙搖搖頭，轉身指指允雯)

笙：允雯，你來說說看：辦教育是不是只求升學率高？參加各項比賽都得獎？大家都以為今年多幾個考上建中、

北一女，就表示學校進步了，未免可笑。

月：現在的孩子可憐喔！才小學一、二年級，就戴個厚厚的近視眼鏡，放學也不准回家，要上什麼輔導課啦！家

教班啦！唉！

良：鄉下也這樣嗎？

笙：我是堅持不惡補的，不過，最近有越來越多的家長要求，唯恐不補習就拚不過都市的孩子。

允：一味的升學主義是在戕害孩子的性靈，我想教育的目的是在人盡其才，讓每個孩子都能發揮潛能。

(戴笙點頭，深表贊同)

笙：這就對啦！硬是拿填鴨的方式要求學生，也不知埋沒了多少人才。

(月如為大家倒汽水)

月：您就想開些吧！過兩年退休了，種種花、下下棋，管他什麼惡補？



熙：校長！您該多做幾年的，否則太可惜啦！

（戴笙揮揮手，叫大家安靜）

笙：我已經打算好了！退休以後，就辦一所啓發式的幼稚園，讓孩子們發揮才華，至少也培養健全的心理，有個快樂童年。

（戴良興奮舉杯）

良：哥，我敬你！太棒了，至少小傑的問題解決啦！

（允雯白戴良一眼，戴良住口不言）

月：對呀！讓小傑回來住一段時間吧！都市孩子怪可憐的，整天關在那小小的公寓裏。

允：我們很注意小傑的生活空間，住處附近有一大片公園。

（月如尷尬，向門外張望）

月：文信怎麼去這麼久？

笙：八成全瘋在一塊兒了。

良：在回來的火車上，小傑第一回看見田裏的牛，興奮得又叫又跳，我告訴他小時候放牛的事，他直吵著要回來騎牛。

笙：牛老早賣了，村長家還有一頭吧！明兒個帶他去瞧瞧。

熙：現在都改用耕耘機，牛愈來愈少了。

良：搞不好以後得到動物園看牛呢！

（衆人會心而笑）

允：用耕耘機才好啊！這不就是你提倡的自動化？

（戴良無奈地笑笑，衆人沈默下來，有一絲尷尬）

笙：允雯！我剛才提的事，妳覺得怎樣？

允：辦幼稚園？很好呀！其實，學前教育常決定孩子的一生，是很重要的一環。

笙：林熙願意幫忙，美術老師有了，其他還得從長計議。

（允雯感受到壓力，端起汽水，企圖緩和一下）

月：如果妳肯回來當園長，那就太好了。

（允雯吃驚，一口汽水噙住，忍不住咳了起來。月如忙著拿紙巾，戴良幫允雯順順背，允雯回望衆人，支支唔唔……）

允：我……我怕不行。

(氣氛略顯沈悶。小傑突然從外頭衝進來，手上、臉上沾滿泥沙，黑皮鞋換上一雙夾腳拖鞋，胸前抱著一個小西瓜，文信、文玉隨之上)

傑：媽——妳看——

(小傑豎起手掌，用力往西瓜劈去，西瓜裂出一條縫。文玉用手掰開，黃澄澄的果肉令人垂涎欲滴)

玉：看到沒？這種西瓜△XY！△XY的最好吃。

(小傑興奮得捲舌)

傑：尸XY——

玉：不對！是△XY——就是——

(文玉偏頭想了半天，向戴良求救)

玉：小叔！△XY的英語怎麼說？

(戴良楞住，半晌才開口)

良：△XY就是鬆、脆、甜。

玉：他哪裏懂什麼鬆、脆、甜？

(允愛想用英語向小傑解釋，戴良攔住)

良：不用了！讓他多去溪底劈幾個西瓜，自然就懂——妳不覺得嗎？有許多很自然的字眼，我們彷彿出娘胎便懂

了。

傑：娘是——媽媽；甜是……加糖，不對！燙！

(小傑得意地向文信等人眨眼，眾人大笑)

允：OK。去洗手，準備吃飯。

(小傑掀開汗衫，摸摸圓滾滾的肚子。)

傑：我——吃——飽——了。

笙：你們在外頭吃的？

(文玉偷笑，信豎指阻止小傑。)

信：T U——

(小傑偏愛「現」)

傑：我用△XY餵我的肚子。

(文信、文玉笑成一團，其他人莫名其妙)

信：我來翻譯一下，他剛才吃了一個△XY(標)。

王：他剛才用吐司餵金魚，所以用「餵」。

傑：走吧！去看山花。

信：是菊花。

笙：文信經營一個苗圃，規模不小呢！

良：對！酒足飯飽，正好去散散步。

（衆人同下，幕落）

## 第四幕

時：傍晚時分。

景：苗圃——中有一條走道，兩旁有盛開的菊花，五顏六色，十分美觀，花園中有一些桌椅，供人歇息，另有一排小燈泡。

（幕啓時，文信正在整理苗圃，小傑在一旁忙東忙西，大半是在玩泥巴）  
信：小傑！快來看。

（小傑快步過來，興味盎然地蹲在文信身旁）

信：你看到沒？這個隆起來的小土堆，裏頭一定有蟋蟀。

傑：蟋蟀？

信：你一定沒灌過蟋蟀，我來教你。

（文信取過水，澆在小土堆上）

（音效有蟋蟀「啣！啣！」的聲音）

信：快出來了。

傑：啊！Leg……Leg……！

信：叫你要講國語的呀！

（小傑伸伸舌頭，樂得手舞足蹈）

傑：腿！還有……飛。

信：什麼飛？這是翅膀，名詞和動詞要搞清楚。

（蟋蟀的叫聲愈來愈大）

傑：哈！頭伸出來了。哇！又縮回去啦！

信：很好！伸縮，嗯！沒白教你。  
傑：溜掉了啦！

（小傑急得直跺腳，文信不慌不忙，拿起鏟子）  
信：看你往那兒跑？

（文信用鏟子一挖，小傑激動極了。）

傑：給我！給我！

信：急什麼？

（文信用一個肥皂盒子，把蟋蟀放在裏頭，小傑小心翼翼地捧過去，逗著蟋蟀）

傑：<u>……</u>——

信：嘿！你怎麼知道的？牠又叫蚰蚰兒。

（文信隨手採兩片葉子，擺到盒子裏）

信：這是我給你的見面禮，好好養喔！

（小傑崇拜的猛點頭，又去搜尋新的目標。文信繼續工作，戴良、允雯、戴笙、月如上）

信：奇怪！怎麼都還沒到？

（小傑在一旁像發現新大陸）

傑：有土堆！水！水！

信：小傑！不要隨便灌水，當心有蛇喔！

傑：什麼？

信：蛇啦！

允：snake！

（小傑嚇一跳，忙放下小水桶，文信迎過來。）

信：爸！媽！孀孀！小叔！我以為你們不來了呢！

允：說是休息一下，一睡就過頭啦！

（小傑抓著水管澆花，手一滑，水花四濺）

允：小傑！come here.

（允雯擡頭對眾人歉意地笑笑）

允：都恰變成小野人啦！

笙：這樣才好，孩子就該天真、活潑，多去接近泥土。

（小傑在旁猛點頭，打開肥皂盒，想要炫耀他的蟋蟀，盒子却是空的。）  
傑：噢？蟋蟀呢？

（小傑故意盯著允雯的衣領瞧，嚇得允雯隨手撥弄，直問戴良）  
允：有沒有在我身上？啊！

（小傑得意得扮個鬼臉）  
傑：騙妳的。

（小傑拍手，回身去找蟋蟀，小傑下，月如望著他的背影）  
月：他這麼快樂，我就放心了。

（戴良四處望望，表情驚歎）  
良：沒想到規模這麼大，那來的資金？

信：貸款啊！現在政府有很多青年創業貸款，還有農民貸款，我和幾個同學合作，資金不成問題。  
允：是做外銷吧！

信：主要是銷到日本和香港，這一批打算搶日本清明節的市場。  
（戴良和允雯細看那些菊花，低聲讚賞）

良：妳看看這些花，長度都一致，花瓣又厚又挺，顏色也比以前鮮艷得多。  
笙：這裏頭學問大得很呢！

允：喔？什麼學問？  
（月如想說，戴良制止）

良：我來猜猜看——這些菊花有品質管制。  
允：（笑著糗戴良）三句不離本行，老是賣弄專有名詞。

（文信正拿著花剪除去多餘的花苞）  
信：小叔說得一點沒錯，的確是需要和管，你瞧那些電燈

（循著文信的方向走去，果然有一排排的小燈泡）  
月：這就是出名的電照菊。

（良和允雯對望一眼，有些不解）  
良：我對農事真是生疏了，什麼是電照菊？

信：菊花是短日照植物，冬天日照夜長，菊花常常一點點大便吐蕊開花，那就不合外銷規格。所以，要用電燈照射菊花，等於延長日照時間，使菊花長到胸部這麼高……

(文信用手指指胸部，戴笙補充)

笙：這樣開出來的花，才會又大又漂亮。

(月如只是猛點頭，允雯拍拍她的手)

允：大嫂！當初大哥的決定是對的，文信的確適合走這一行。

月：這孩子啊！的確是卯足了勁，有時候一整天不吃不睡，就浸在這裏頭。

良：好！有你的，做事就是需要這種苦幹的精神。

(文信很高興，又有些不好意思)

月：阿信，你上回不是說：有問題要請教小叔嗎？

信：不是的，我想：很多工廠不是都可以自動化嗎？不知道對我的花園能不能用？

良：當然可以！待會兒我們好好琢磨琢磨，設計一下自動化的澆水、施肥……

允：運銷管道也很重要吧！

笙：哈！連允雯也用專有名詞了。

允：耳濡目染嘛！

(文信樂得不得了)

信：實在太好了，前幾年是鮮花外銷的黃金歲月，後來花農自相殘殺，市場就被奪走了。如果小叔肯出馬，保證

有一番新氣象。

(戴良搖頭歎息)

良：很多外銷的管道，都是因為廠商自相殘殺而堵塞，有些人只圖近利，根本是殺雞取卵的行為。

月：政府有沒有防範的方法。

良：最重要的還是在大家要覺醒，光是防堵，根本毫無用處。

信：難道就這樣見死不救嗎？

良：這樣好了，明天我去看看附近的花農，把大家組織起來，或許能再創新的局面。

(眾人走到桌椅前)

信：你們在這兒休息一下，我去砌壺茶。

(文信往後走，戴良四人坐下。)

良：我記得以前這裏都是簡陋的竹屋，有間磚瓦房就氣派得很，沒想到十年工夫，好多農家都發展起來了。

允：是啊！家家戶戶都是瓷磚、落地窗、深色玻璃，室內還有講究的裝潢，若不是門前留著曬稻穀的大院子，真

像是台北的高級住宅區。

良：我在國外這麼多年，最想念的還是這片大院子，平常可以打彈珠、玩捉迷藏、騎小三輪車，唉！可惜小傑都不能享受。

月：趁著這趟回來，多帶他四處走走。

（戴笙點起一根煙）

笙：現在的農民已經不比往年來，一來政府不斷引進新技術，二年來有許多拿到碩士、博士的專業人才投入，品種改良，產量增加，生活自然大幅度改善。

月：尤其是這一地帶，因為外銷鮮花，號稱是臺灣最富庶的農村。

（文信端著茶上來，正好接上月如的話）

信：小叔！你沒有看到最風光的時代，每天外銷幾十萬箱，可真過癮，現在有點走下坡了。

（月如以慈祥的口吻埋怨）

月：明知道走下坡才要投入，你好傻。

（文信不服氣）

信：媽！我才不傻呢！我要用最好的和質管制，種出最漂亮的花。而且，我打算下一批改種滿天星和康乃馨，分散競爭市場，保證一枝獨秀。

（戴笙不斷點頭嘉許）

笙：很好，爸爸喜歡你這股傻勁，天下聰明人太多了，卻沒幾個執著理想的傻子。

月：要多向小叔學習。

（戴良面有愧色）

笙：對！你看小叔放棄國外的高薪，回國來工作，多少人都說他傻，我却以為他很聰明。國家提供給他富有開創性、挑戰性的環境，當然比在國外為洋人賣命強多了。

（戴良喝一口茶，以掩飾自己的困窘，允雯用手肘推推戴良，戴良沒有反應，允雯鼓起勇氣）

允：大哥，大嫂……

（允雯清一清喉嚨，有些猶豫）

良：允雯……

（良以眼色阻止允雯）

笙：有話就說，阿良是我看著長大的。

允（允雯避開戴良的阻止，直視戴笙。）

允：我希望在中日會議結束以後，戴良能和我一塊兒回去美國。

(氣氛有些僵，文信忙為大家倒茶)  
信：來！第二道的茶最香。

(戴笙長吁一口氣，沈思了一會兒)

笙：為什麼？是國內的環境不好？

允：不是的，當初是達彥……您知道他嗎？

笙：(點頭)達彥是個有抱負的好青年，他本來是念普通大學的化工系，後來申請改入中正理工學院的。

允：對！是他一直遊說我，讓戴良回來一年試一試。國外的職位是保留的，多少人擠破頭想要得到，戴良如果放

棄，豈不是枉費了您的栽培？

(戴笙不語，戴良又敬又畏)

笙：阿良，你說呢？你知道我在乎的不是名利。

良：大哥！我也說不上來，最近的工作很不順利，總有使不上力的感覺，觀念和環境的不同，常覺得和主管很難

溝通，甚至覺得力不從心。

(戴笙彈一彈煙灰，表情嚴肅)

笙：像你這樣的例子太多了。有許多人抱著滿腔熱忱回來，發現環境不如想像的理想，於是，便縮回原來熟悉的

地方。我記得有一回畢業典禮，家長會告訴那些學生：沒有辦法的時候要想辦法，才是辦法。其實，早在你

回來以前，就要有心理準備，正因為國內的研究環境不如美國，才要你回來盡力，如果一切盡善盡美，你只

是回來享受，又有什麼意思？

(允雯和戴良都不敢答腔，月如出來打圓場)

月：你呀！訓學生訓慣了，開口閉口都是大道理。阿良他們一定有其他的考慮，對不對？

(戴笙微微一笑)

笙：也許吧！年輕人有自己的想法，我是老囉！

(月如站起身來)

月：我得回去準備晚飯了。

笙：一塊兒走吧！天快黑啦！

(戴良沈思，不動不語，允雯推推他)

良：喔！你們先走！我想靜一靜。

(文信收拾茶具)

信：我也先走了，答應過小傑，要陪他去抓青蛙。



(戴笠、月如、文信下)

(天色漸漸暗下來，戴良伸伸腿，允雯兩手環在胸前，還在生悶氣的樣子)

良：鄉下的遊戲最多了。我念小學的時候，根本沒有所謂的惡補，天天放了學，就是到田裏去抓青蛙、揀荸薺，回來扔到火裏去烤，焦焦黑黑的，可香的很呢！

(允雯不答，只是挪一挪身子)

良：偷西瓜的事我也幹過，倒不是沒錢，是為了刺激吧！有一回去釣青蛙，一條水蛇就纏在我的手腕上。

(戴良觸一下允雯手臂，允雯嚇得尖叫起來)

允：討厭！你明知道我最怕蛇，還來唬我。

(戴良得意的笑了，允雯噘起嘴)

允：你們一定笑我是都市人，對不對？

良：你還記得嗎？我第一次帶妳回來，妳看到岸邊的含羞草，興奮得像小傑一樣，拿著洋傘一路畫過去，只差沒把傘骨折斷。

(允雯嘴角泛起笑意，彷彿也沈浸在回憶裏)

允：你還帶我去溪底玩水，教我用腳做防空洞，那時候好笨，輕易就被你拐啦！

(戴良輕輕拉起允雯的手)

良：妳有沒有想過：我們曾經走過的路，小傑都沒有機會去走？

(允雯從回憶醒來，又恢復理智)

允：那只是你走過的路，我一向是個實際的都市人。你沒嘗過惡補的滋味，我却嘗過。三更燈火五更雞，每天都是拖著疲乏的腳步回家，我現在想起來都怕，我走過的路、受過的苦，小傑大可不必重複。

(允雯身旁有蚊子，她揮手驅趕)

允：討厭，好多蚊子喔！

良：妳還是不喜歡鄉下的生活？

允：(搖頭)鄉下是挺可愛的，尤其是到處有那麼多的青菜、水果，真美。

(戴良攬住允雯，半帶試探的口氣)

良：那就回來住吧！多吃青菜水果，可以養顏又美容。

(允雯偏著頭想一想，終究是輕輕搖頭)

允：不！度假和生活不一樣，我喜歡有新鮮感的度假，却討厭沒有文化的生活。

(戴良歎口氣，起身)

良：走吧！當心腿成了紅豆冰。

（文玉上，老遠就喊著）

玉：小叔！小叔！

（文玉走至戴良面前）

玉：台北打長途電話來，明天一早要開緊急會議。

（戴良攤攤手）

良：妳瞧！假期又泡湯了。

玉：好可惜，小傑一定捨不得走。

允：難得小傑這麼愉快，乾脆我們多住兩天，你自己回去開會吧！

良：好啊！走吧！

（三人同下，幕落）

## 第五幕

時：第二天早晨

景：同第一幕

（幕啓時，戴良招呼次長、林佳慶、老陳……等人入座）

次：今天的會議要做最後決定，請各位務必慎重考慮，踴躍發言。

（林搶著舉手）

林：在外銷比例方面，日方已經做了很大的讓步，可以達到我方盈餘的目標，我認為我方不妨也做合理的退讓，

使雙方有合作的可能。

（老陳激動）

陳：這是一個陷阱，根本是在玩數字魔術。

林：什麼叫數字魔術？我覺得很多人一直還抱著仇日的心理，不肯正視國際現實的利益。今天的日本在國際之間

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們必須仰仗他的扶持。在商言商，日方當然是要有利可圖，才肯和我們合作，我們

如果還儼然以大國自居，那還談什麼？

（戴良起身，毫不留情加以抨擊）

良：我贊成自大的態度是錯誤的，可是，我更反對妄自菲薄的想法。請各位看看這兩項新增的條款：

1. 中方的環境設備達到一定水準，即將技術轉移，協助自製。

2. 日方總經理之下，得設中方副總經理一人，老副總經理能力不能配合日方要求，得無條件解除其職務。到目前為止，日方給我們的還是極不客觀的條件。請問什麼叫環境設備達到一定水準？副總經理能力要如何才算配合日方要求？這些彈性字眼都足以讓日方做為殺手鐮，不達到我們自製率的要求。雖然我也主張盈餘是一個目標，但是，那只是目標之一而已，提昇國家工業水準，才是我們尋求合作的首要目的，如果達不到自製率的要求，合作自然失去意義。

(戴良說完回座)

次：請問各位有沒有其他的看法？

(林佳慶在座位上半舉手)

林：我同意戴博士的見解，應該再向日方力爭。

次：這次事拖延很久，社會各界都十分矚目，我建議早做決定，以免輿論的看法更加分歧。

良：我提議：請日方在下午五時以前提出答覆，否則將無限期擱置合作方案。

(衆人付諸表決，多數贊同通過)

次：散會。

(衆人起身，次長和林佳慶都走向戴良)

次：戴博士！我看談判破裂的可能性很大，今晚我還有另一個會議，記者招待會得麻煩你了。

(戴良和次長握手，送走次長)

林：謝謝你！我向你學習不少。

(戴良拍拍林佳慶)

良：彼此！彼此！我們都是為國家據理力爭，千萬別傷了和氣。

(衆人離去，石秘書上)

石：破裂了？

良：九成九吧！日方如果肯讓，不會等到今天的。

(戴良收拾桌上檔案，心情有些亂)

良：石秘書，妳把這份報告整理一下，這是整個方案的來龍去脈，可以留給下一任參考。

(石秘書有些驚訝。)

石：下一任？

(戴良甩一甩頭，精神有些恍惚)

良：嗯！妳幫我查一查：一個禮拜後的機票還有沒有？

石：幾張？

良：兩個大人、一個小孩。

（石望著戴，欲言又止）

（記者帶著麥克風、錄影機上，戴良打起精神接待）

記：戴博士！聽說中日合作方案將無限擱置，請你發表一下看法，好嗎？

良：因為日方在自製率方面，一直達不到我們的要求，我們只好忍痛下這個決定。

記：對我們很不利吧！

（戴良充滿信心）

良：我想透過輿論界提出呼籲：請大家放心！這次擱置是我們下的決定，與其事後尾大不掉，還不如及早抽身。

目前臺灣的投資環境很好，一定還有大廠誠心來和我們合作。

記：這一年勘察了不少地形，也給國內業者帶來壓力，您覺得影響是正面或負面？

良：對於國內業者，當然會有刺激的作用，經由這次的教訓，我得到一個啓示：自立和自覺才是最重要的。

（記者準備結束訪問，又突然想起）

記：可不可以請教一個私人的問題？

（戴良笑一笑，比個手勢）

良：請說

記：我們都知道：您回國這一年，對國內新觀念的建立，有很大的貢獻。聽說本來是內定您出任新廠的副總經理，現在方案取消了，您是否有新的去向和安排？

（戴良沈吟）

良：這些傳聞都只是傳聞而已！（微笑）所以，還是容我做一點保留。不過，不管我在那裏，都希望能為國家盡一點力量。

記：謝謝你接受訪問。

（記者告辭離去，戴良繼續整理資料，石秘書帶著達彥上，達彥敲門。）

良：請進。

（達彥推門而入，戴良擡頭，看見達彥，驚喜得起身，迎出來）

良：老六！怎麼會有空來？

達：二哥！

(達彥入座，石秘書倒茶過來)

達：謝謝。

(石秘書退)

良：好久沒看到你了，正想和你聊聊呢！

達：我知道二嫂回來了，前幾天就想來，一直抽不出空。

良：最近在南部有軍事演習，我知道你一定忙得暈頭轉向，允雯說該去看看你的。

達：這次演習挺順利的，展示了幾項新武器，你在電視上都看到了吧？

(戴良點頭)

良：實在很壯觀，我相信人民也增加不少信心。老六！你當初的選擇是正確的，我記得你換穿武裝時，曾經說過：我選擇一條直接的報國途徑，因為它最適合我，我實在很佩服你的信心和決心。

達：二哥！我當時還說：以後你們個個都成大器，貢獻一定比我更大。沒想到我都說中了呢！

(戴良歎口氣，環顧四周)

良：唉！慚愧！你知道嗎？中日合作方案已經無限期擱置了。

(達彥吃驚，聲音陡然提高)

達：為什麼？這對我們不是很不利嗎？

良：日方不肯誠意配合我們的條件，就算勉強合作，也達不成我們的目標。不過，對我們來說，都是損失一次提昇的機會，只有慢慢再找適當的合作對象。

(達彥點頭)

達：這次實在是難為你們。對了！這件事結束以後，你有什麼打算？

(戴良點煙，陷入沈思，半天才回答)

良：我的一年工作計劃已經告一段落，可能會再出國吧！

(達彥驚訝的站起來)

達：為什麼？二哥！我去年苦口婆心勸你回來，政府也為你安排這麼好的工作，讓你發揮自己的長才，我以為你會永遠留下來。老七、老九都打算今年回來，你為什麼要走？

(戴良拿起桌上的照片，照片的允雯和小傑笑得開懷)

良：這一年來，我一個人住在旅館，允雯和小傑遠居國外，家都不像個家了。

達：二嫂不是回來了嗎？

良：她三番兩次催我去美國，我為了這次的中日談判，把行程一延再延，她氣不過，才急巴巴趕回來的，她比較

喜歡留在美國。

(達彥焦急，聲音壓抑不住憤怒和失望)

達：二哥！你為什麼老說她這樣、她那樣……我知道妳和二嫂的感情很深，可是，愛不是無條件投降。我們和日本談判破裂，這場仗雖然沒輸，却也沒有贏，其他還有很多硬仗要打，你怎麼忍心一走了之？

(戴良把臉埋手掌中，顯得十分痛苦，腦子裏嗡嗡亂響)

良：你曉得：我一向強不過她。她甚至說：如果我贏得事業，就會失去她。

達：二哥！我不是叫你去吵架，而是去溝通。二嫂到底對國內的那一方面不滿意？

良：她最關心小傑的教育，聽說現在是升學主義掛帥，她怕小傑不能適應。

(達彥釋懷地笑笑)

達：她呀！根本是聽太多錯誤的報導，對國內的教育失去信心。你何不帶妳去卻觀學校？她是內行人，想必比我們看得清楚。

(戴良欣喜，充滿希望)

良：那些學校准許參觀嗎？

(達彥拍拍額頭)

達：上帝！你以為這是什麼年代？週五可以吧！我來安排。

良：麻煩你了。

達：放心！包在我身上。

(戴良拿起電話，按鈕)

良：石秘書，機票的是，暫時先緩一緩吧！

(戴良放下電話，和達彥相視而笑，幕緩緩落。)

## 第六幕

時：星期五下午。

景：美術教室——陳列整齊的課桌椅，周圍有長型桌子，展示學生的作品，包括圖畫、皮影戲偶、景泰藍飾品、石雕……等。

(幕啓時，戴良、允雯、小傑同上。幕後傳來吟吟靜夜思的歌聲。)

吟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戴良等人走至美術教室外，停下傾聽。)

良：妳聽！多美的歌聲。

允：他們在吟李白的「靜夜思」，大概是上國文課吧！

(小傑跟著哼兩句)

傑：好好玩喔！和平常的歌不一樣。

良：這叫吟詩，和唱歌不同的。小時候，大伯還教我用福州調吟詩呢！來！我教你。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小傑跟著戴良，一句一句吟唱，臉上充滿好奇)

傑：爸，什麼叫詩？

良：詩就是講究押韻、平仄，是中國文學最美的一部分。

(小傑似懂非懂點頭)

傑：押韻是什麼？

(允變白戴良一眼)

允：你解釋得這麼深，他那裏能懂？

(戴良有些許感慨)

良：唉！有些成語、詞彙，好像從小自然就懂的，真要解釋或下定義，還真不容易呢！如果小傑能在國內受幾年教育，自然會了解中國的文化。

(允微微點頭，校長上，和戴良等人相遇。)

校：戴先生！走過一圈了嗎？請您多指教。

良：不敢當！我和內人都很佩服您辦學的精神，不但設備是一流的，最難得的是：老師的教學生動活潑。剛才我們參觀了地理課，老師用錄影帶、幻燈片來輔助教學，我相信學生一定是印象深刻，充滿興趣。

校：這都得感謝政府重視教育的苦心。最近幾年，政府撥許多經費改建教室，增添資訊設備，尤其是注意孩子的健康問題，像：營養午餐、調整教室的燈光、改良課桌椅、課本的印刷也力求精美、字體清晰，目的都在給下一代良好的學習環境。

允：這一代的孩子，是比我們幸福多了。

良：當然！要一代比一代強，國家才有希望呀！

(戴良攬過小傑)

良：小傑！你喜歡這兒嗎？

傑：喜歡。

允：校長，他從小就在國外，幾乎連國語都不會講，如果回來讀書，怕會趕不上吧！

（校長摸摸小傑的頭）

校：你放心！孩子的學習能力最強，本校這樣的例子很多，有一個初一的學生，是家長特地從國外送回來受教育，開始連國語都不會說，才過半年，作文就寫得很流利了。令郎還沒上小學，從頭學起，一定沒有問題。

（戴良點頭）

允：我聽說貴校的美術教育很有名，是不是可以參觀一下？

校：當然！當然！其實，德、智、體、羣、美五育並重，就是目前教育的目標。本校只是依照教學正常化的理想去做，儘量讓孩子身心健康，發揮他們的潛能和創意，實在談不上什麼出名啦！

良：您太謙虛了，聽說貴校的美術老師還得了師鐸獎。

（校長帶著戴良一行人走向教室。）

校：這邊請。（校長一面豈，一面說明）

校：得獎當然是一種鼓勵和肯定，不過，教育是良心的工作，得不得獎，倒不是最重要。

（戴良點頭稱是，另一側，學生甲、乙上，進入教室，開始玩黏土）

（校長帶著戴良等人至教室門口，止步）

校：您隨意看看，我先走了。

（校長下，良、雯、傑入，學生甲、乙吱吱喳喳閒聊，回頭望見戴良……等人。）

甲：客人好！

良：好！好！你們真有禮貌。

（允望望四周）

允：老師呢？

甲：老師在看另一組的同學，馬上就會過來。

良：繼續做吧！挺好玩的。

（小傑渴望得看著，學生乙慷慨地分一塊土給小傑）

乙：來！我教你。

（三個小孩開始和土）

甲：硬得跟石頭一樣。



乙：加一些水吧！

（甲把水慢慢調勻）

甲：可以了。

（三人開始捏出各種形狀，玩得滿手髒兮兮）

允：妳們做得是什麼？

甲：這是我跟波比，波比是我家的波斯貓，牠最乖……

乙：這是太空梭，我要坐它去旅行。

允：小傑，你呢？

傑：我要做一個蟋蟀。

允：錯了！蟋蟀應該算一隻。

傑：喔！一隻蟋蟀。

（三個孩子繼續捏土，戴良和允受到旁邊參觀。陳列著皮影戲戲偶的展覽枱吸引了允靈。）

允：這是什麼？好精緻喔！

（甲聞聲過來，擦一擦手，拿起戲偶舞弄一番。）

甲：皮影戲！很好玩呢！

（乙過來，和甲一起操作，小傑躍躍欲試。）

傑：借我玩一玩嘛！

良：這是自己做的嗎？

甲：是啊！我們從編劇、製作戲偶到音效、演出，都由自己動手。

允：每一屆學生都學皮影戲？

乙：不一定啦！有時候是學布袋戲。

（小傑和甲、乙學玩布偶，允靈轉向另一頭參觀，有許多美術成品陳列。）

允：你看！這個胸針設計得好別緻。

（戴良跟過來欣賞）

良：這一組的設計也很有現代感。

（美術成品的旁邊放著劇本）

允：這就是劇本，好有趣呢！

（戴良翻閱劇本）

良：何伯娶妻、桃花源！哈！梁山伯與祝英台，允雯，我們幾乎都要遺忘這些了。

（允雯深深望戴良一眼）

允：聽說最近有許多有心人士，在作中國童話和歌謠的整理，過兩天我去挑選幾套，該讓小傑接觸了。

（兩人低語時，學生甲、乙陪著小傑過來）

傑：爸、媽！你看。

（小傑高舉著完成的作品，一臉得意的笑容）

允：你做得真棒。

甲：我們想帶他去參觀別的教宣，可以嗎？

允：還有些什麼？

（乙扳著指頭細數）

乙：大姐姐有社團活動，像是：玩吉他啦！學電腦啦！

甲：還有韻律操，對！還有火箭研究社。

允：謝謝你們！我們帶他去好了，我也迫不及待想去參觀呢！

甲  
乙：客人再見。

（戴、允、傑三人同出，甲、乙下）

良：現在的孩子真有一套。

允：不僅是這些而已，我特地去了廁所，每個角落都打掃得乾乾淨淨，可見生活教育得成功。

（允雯滿臉笑容，戴良趁機進言）

良：真不愧是學教育的，見微知著啊！

（允雯有些愧色）

允：別取笑我了，你和達彥的苦心我很清楚。其實，在南部待了四天，我的想法有很大轉變。林熙和文信的力爭

上游，使我肯定教育的價值。今天來參觀，更讓我明白國內的教育很適合小傑，這些東西喚醒我流失已久的

喜悅，那是在國外一直無法獲得的，也許你說的對吧！那裏沒有根。

（戴良高興得拉起允雯）

良：妳答應留下來囉！

（允雯輕輕掙開雙手，紅著臉）

允：有學生呢！

(戴良放開手)

良：太好了。

允：不過，我還有一個條件……

(戴良倒抽一口冷氣)

良：條件？

(允歪偏過頭淺笑)

允：不許熬夜！不許吃征露丸。

(戴良笑逐顏開)

良：是！太座。

(小傑從兩人中間探出頭，伸出小指。)

傑：來！勾勾手，吵架的是小狗。

(放學鈴聲響起，學生甲、乙背書包上)

甲：熱鬧的一天過去了，明天考試不少哪！

乙：怕什麼！兵來將擋，水來土掩，身經百戰，還不是活得好好的……

(戴良對允歪會心一笑，小傑突然指著天邊)

傑：媽咪！Rainbow！Rainfow！

允：彩虹。

(小傑高興得蹦蹦跳跳)

傑：彩虹好漂亮喔！

(戴良望著天邊，鬆了一口氣)

戴：真好！天氣總算放晴了。

(幕緩緩落，全劇終)